

[日] 高村 薰

晴子情歌

上

于婧 译

晴子情歌

晴子情歌.....

晴子情歌

晴子情歌.....

This map shows the northern coastline of Hokkaido, Japan. The land area is white, and the surrounding waters are grey. The map includes the following labels:

- 北海道的北部** (Northern Hokkaido) in a black box at the top left.
- 日本海** (Sea of Japan) on the left.
- 鄂霍次克海** (Oyashio Sea) on the right.
- 宗谷岬** (Soya Point) at the top.
- 稚内** (Wai) just below Soya Point.
- 礼文岛** (Rishiri Island) and **利尻岛** (L尻 Island) to the west of the main coast.
- 初山别** (Shirayoshi) marked with a solid black dot on the coast.
- 羽幌** (Huppo) marked with an open circle on the coast.
- 留萌** (Rumoi) marked with an open circle on the coast.
- 旭川** (Asahikawa) marked with a circle containing a dot inland.
- 天盐川** (Tenryu River) shown as a line flowing into the sea.
- 积丹半岛** (Shikotan Peninsula) at the bottom left.
- 泊** (Utsunomichi) and **岩内** (Iwano) marked with open circles on the bottom coast.
- 小樽** (Otaru) marked with a circle containing a dot on the bottom coast.
- 札幌** (Sapporo) marked with a circle containing a dot at the bottom.

青森県北部・北海道南端

日本海

太平洋

厚泽部川

函馆

土场

江差

松前

下北半岛

恐山

津轻半岛

小泊

十三湖

车力

筒木坂

木造

青森

浅虫

野边地

小川原湖

八戸

十和田湖

五所川原

鰺泽

七里长滨

第一章 筒木坂

三百天以来，晴子给远游印度洋的儿子彰之寄去了百余封信。

彰之反复诵读了几十遍，近乎烂熟于心。现下，他又展开其中几封开始阅读。

像往常一样，一抹黑暗仿佛大气一样沁入意识四周。

昏暗的大气之中，但见一名行脚僧踉跄而来，和彰之擦肩而过，黑色的僧衣闪耀着红黑色的光芒。

这僧人大概是要去哪个庙里烧香吧。

彰之定睛一看，这才察觉僧人用斗笠隐藏的那张脸竟然是黑暗之洞……

彰之就这样昏昏沉沉，不知是正要睡去，还是刚刚醒来。

你的船过了赤道没有？我正在看着挂历数日子，觉得你应该正好到那儿了吧。

自你出发以后，我就时常想象赤道附近的大海是什么模样，可是怎么也描绘不出来。我昨天从邮局回来时，特意到图书馆借了一本热带生物图鉴，这才明白季风是怎么回事。书上说，赤道附近的大海温度不分昼夜地一直升高，从海面上升起的热气不断变为水蒸气，庞大的云团因此接连出现。这究竟是怎样的情景啊？

今天，我写完信独自坐在客厅，身边突然冒出寒意，所有的声响都静了下来，我顿时觉得又回到了野口家。

我梦见了筒木坂——青森县津轻市木造町的筒木坂。

梦中的我，在风中睡着了。风声回荡耳边，时而悠长高扬，时而微弱尖厉，仿佛永不停歇的旋律。

不久，我醒来了，眼前一片漆黑，不禁怀疑是眼睛坏了。我不知自己在哪儿，唯有呆坐片刻。接着，我察觉到一束耀眼的光芒，便把脸扭去，只见远处有个巨大的闪烁着锐利光芒的光框，说不出是白色还是银色，在黑暗中清晰勾勒出一个四方形。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那是不是宇宙飞船的窗户。

前一天晚上，我刚好给被风声弄得难以入眠的弟弟们讲了儒勒·凡尔纳的火星旅行故事。

我这一说，你恐怕会纳闷我究竟看见了什么吧？光框的真相，只是半遮半掩的护窗板罢了。它外面是农田，黑色的土和白色的雪泛着光。无垠的田野尽头是银色的薄薄雾霭。晚上，那里听不到一丝风声，也看不到人的身影，甚至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当时看到的其实是黑白两色混杂的田野上那线条单调的田垄，但意识里只觉得自己是在窥视近在眼前的光穴。

后背和腰部变得沉重而疼痛，我扶着粗糙的木地板和被褥直起身来，手感冰凉生硬。弟弟妹妹们躺在黑暗中睡觉，再往里是个更加昏暗的没铺地板的土间。家里静悄悄的，寒气逼人。我的脑袋好不容易清醒过来，发现这里原来是野口伯父家，我们昨天刚从东京而来。

就这样，我想起了自己为何来到这里，继而意识到目前的处境跟昨天以前迥然不同，眼下肚子饿得胃都疼了。然而，在刚才的梦境中，我全无感情，根本体会不到悲伤。被板壁、横梁和天井笼罩的黑暗浓密而鲜亮，我凝视着闪耀间的四方形光框。发着光的田垄崎岖蜿蜒，显得非常神秘，白灰错落、浓淡相宜的烟雾翻滚其上，状似蠕动。四周静悄悄的，我没想到用“美丽”和“寂静”这种词语来形容，甚至忘记了直到前天尚住在那里的本乡^①的商铺房和大街。此刻，在这里呼吸的已不是昨日之我，而是个神清气爽之人。我告诉自己，目前在一艘刚刚抵达陌生之地的宇宙飞船上。然后，我在巨大的四方形光框前面重新端坐。我觉得我喜欢这里。

① 东京都文京区的地名，东京大学所在地。

梦就在这里结束了。

我听着风声，安然从睡梦中醒来。刚才的梦境是真是假？我思索片刻，却怎么也想不通。在梦中刚起床时摸到的木地板那粗糙的触感还残留在指尖，手指仿佛在倾诉着犹如塞得满满的异物似的悲哀，恐怕这才是梦留给我的感觉吧。昔日的野口家确实有间面朝田野的卧室，屋子非常暗，打开护窗板，开口部分明暗清晰，犹如一个四方形的光框。现在想来，那真是美丽的光影。

前半截的梦是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的事，你小时候我给你讲过好几次。当时，我的父亲康夫放弃了东京的生活，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了筒木坂的老家。然而，父亲把我们交给祖父母和伯母后，当天便和伯父去了初山别^①的捕鱼场谋生。如梦中一样，我们几个小孩子在筒木坂独自迎来了最初的清晨。这是真事。那天早晨，野口家的大人们和年长的堂哥们都去地里耕田除草，年纪小些的孩子则去上学了。我们起床时，家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只能看见跟土间的灶台一墙之隔的马厩里有三匹马，它们默默吐着白气，马蹄却一动也不动。就这样，我又鬼使神差地接连想起那天早晨的举动。

当我察觉房内空无一人时，时年虚岁十五的我叫醒了十一岁的哲史、九岁的幸生和六岁的美也子，匆匆忙忙让他们换好衣服——在陌生人的家里睡懒觉可太丢人了。我正想着眼下不知有没有给弟弟妹妹们吃的饭，今明两天该做些什么好时，

① 北海道西北部的一个村落。

父亲的容貌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对了，这里还不如储藏室强呢。”我转念又想。万千思绪一窝蜂似的堵在了头脑的入口处，进退不得。如果我爱钻牛角尖的话，肯定会被折磨得很惨，好在我从小就不善于琢磨悲伤之事。

实际上，野口家当时倒不是一个人都没有。我收拾床铺时，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突然现身于土间。仔细一看，只见她的长相跟前一天见到的堂兄弟很不一样。我不觉深深感叹，这家里到底有多少小孩子呀……后来我才知道，这女孩是从邻居家过来看孩子的。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她穿着用粗布衲的藏蓝色小棉衣，身背娃娃，脚穿红色短布袜的身影。短布袜的红是石榴红，皴裂得干巴巴的双颊上满是樱桃色的斑。她鼓着胖乎乎的小脸，打量着我们。

“你是谁？”我问她。她不答，只欣然一笑，接着向我们招了招手，走到厨房的土间，掀开灶台上的锅盖，说道：“奶奶说让你们吃。”然后便从小门出去了。祖母下地前给我们留的，是用栗子和大米煮成的淡黄色的菜饭，还有腌萝卜。在我看来，那个女孩、红色的短布袜、灶台上温热的黄色菜饭，恍如魔法一般。让我吃惊的还有放在土间里的巨大水缸。这时，马突然高声叫唤了一下，接着鸡从马厩里跳了出来……若要说下去，还有很多。总之，我们吃了饭，肚子撑得满满的，这时我决定去看海。我早就听父亲说过筒木坂是个离海很近的村子，然而前天从五所川原^①来筒木坂的路上根本没有看见，令我很是失望。

① 青森县五所川原市。

我立即梳理头发，编了一根麻花辫，还帮弟弟妹妹们穿上外套。哲史和幸生的外套是呢绒质地，颜色是水手服一样的藏青色，上面还缀着金色的纽扣。美也子穿了一件淡绿色的斗篷，模样很可爱。我的外套是天蓝色的，圆圆的双层领子，褶皱平缓地流淌到衣摆，看上去简直就是《少女画报》里的插图。其实，这是住在市谷^①的姨妈帮我改的，用的是母亲在去世前的最后一个冬天穿过的衣服。此刻，我一边写信，不知为何清楚地回忆起那件天蓝色的外套，心里很难受，至于为何此般，还是以后再想吧。

当时，那女孩突然来到土间门口定定地看着我们，大概是觉得我们的装束跟这片土地太格格不入了吧，要不然就是看到我像大人似的涂着口红？或许两者皆有吧。

“咱们一同去看海吧？”我问她。女孩仍旧一句话都不说，哧哧地笑了，但笑的样子跟刚才稍有不同，或可算是抿嘴一笑。我有些不快，不知哪里可笑。我决定不带她同行，问道：“大海怎么走？”女孩指了指土间门口，转身说了句：“我想去，可去不了。”说着出门而去，口吻仿佛大人。以后我再跟你详细说她的事吧。她名唤阿常，是我当时在筒木坂最喜欢的女孩。

现在，往事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连自己也不知道思绪会带我去往哪里。我想到事情既好像是事实，又好像并非事实的全部。比如，我突然想起了口红。我瞒着父亲偷偷从本乡的家里拿来了奇士美^②的化妆品，有口红和腮红，还

① 东京都千代田区和新宿区一带的地名。

② Kiss Me，日本彩妆品牌。

有佑天兰^①的油质雪花膏，这些都是母亲的遗物。我当时早就习惯化妆出门了。我的眼睛又细又长，还不是双眼皮，嘴唇和鼻子都显得单薄，毫无惹人怜爱之处，额头很大，要是不往脸上抹点什么，真是见不得人。

那天晚上，我嘴上的口红一直没有擦去，野口的大人们和堂兄弟们出神地看着我的脸，就连睡觉的时候口红还留在嘴上……往事毫不停顿地在我的记忆中编织成串。然而，我今天并非有意将这些琐事一一列举。说真的，我真希望心绪能永远停留在手上残存的异物般的感觉和四方形的光框中，并可以毫无抵抗而绝非出于强迫地随着它们游走。莫非，我现在还做着梦？就这样，我领着弟弟妹妹们离开了野口家，走向了白雪残存的农田。

踩在脚下的田垄结实而厚重，与从家里看到的风情完全不同。淡淡的阳光隔着雾霭照在上面，土地的黑色越发显眼，与冰冷的空气相得益彰。雪松松软软的，好像遍布小孔的粗粒砂糖，踩一下就会发出沙沙的声音。有几根枯草从雪里探出身来，弟弟妹妹们忙着用力将它们踩倒。

往前走，雾霭深处浮现出其真实的面目——一个小树丛，稀稀落落的纤弱松树露出了身影。我觉得，虽然它们听不见，也看不见我们的长相，但一定会好奇我们这四个造访的路人。树影在雾霭中时而闪现，时而消失，回头一看，野口家的房子已看不见了，周身充满青草气味的潮湿冷气和薄

① UTENA，日本化妆品品牌。

雾，根本看不清前方地势。恍惚间，我觉得自己犹如一个从宇宙飞船上下来的船长，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如在梦境中一样，我毫无感情。

我们穿过农田，走进一片被杂木和野草覆盖的树林。树木和杂草形成一条细细的隧道，似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弟弟妹妹们以为是在玩探险游戏，好不高兴。我们踩在脚下的地面已不再是土，变成了沙地。我以为这里是长在海滩上的树林，觉得眼前的风景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关东没有这样的树林。越往前走，雾气越薄，等到前方变得明亮起来，耳边突然传来如前一天晚上我在枕边听到的那种歌声似的风声，还夹杂着几声啜泣。我们以为前面就是大海，于是跑了起来。

不一会儿，树林消失了，眼前出现了一座座小山似的沙丘，这让我们无比震惊。沙丘时上时下，线条平缓，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盖在沙丘上的薄雪随风卷起，升腾出的雾气，与沙子形成的沙帘重合渗透，勾勒出浓淡相宜的烟幕，缓缓向前移动。下面，尚未着色的野草不间断地随风摆动，仿佛沙丘本身在蠕动一样。这究竟是怎样的风啊！震耳欲聋，让人什么也听不见。看着眼前的风，我突然想到了“大气的鼓动”一词——《呼啸山庄》这部小说里面正是用这个词来形容风的！我分不清究竟是风的姿态让小说家想起了这个词，还是小说家的心境让风看上去成了这般模样。总之，这部外国小说的感觉突然扑面而来，让我不禁失语。

沙子弄疼了我们的眼睛，我急忙用围巾包住了弟弟妹妹们的脸，自己却仍旧仰望沙丘。并非因为从未见过这种景致，

而是因为这里的风、沙子和野草全都无边无际，仿佛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安静且广阔的土地。想到这里，我的肌肤、血液，甚至每一个脏器都不安起来。这时，太阳升高了，阴郁的天空闪着夺目的光芒。穿过风的面纱，越过沙丘的棱线，只见前方闪闪发光，大海应该就藏在那里。

我催促着弟弟，同时牵着美也子迈开步伐，弟弟们牢骚了几句。我答应到了海边给他们奶糖吃。脚下的沙子导致我们只能沿着平缓的沙丘缓慢上下，目光也随之时上时下，前一秒还盯着寂寞生长在沙丘上的淡绿色的青草看，好似在干枯的茅草堆里爬行，下一秒却成了下坡路，天空顿时开阔。我们仰着头，边看天边滑到长满野草的坡底。先前抱怨路远的弟弟们顷刻间忘了劳顿，比画着匍匐前进的样子，摇晃着玩儿那与人齐高的茅草。当他们看见远处斜坡上有一只黑色的野兔时，甚至尖声欢呼。我开始还以为是只鼯鼠，后来才看清它竖着两只长长的耳朵望着我们。紧接着，它跳了两三下，便逃得无影无踪了。弟弟们没有追去。

美也子说她一步也走不动了，我只好背起她，一边走在绵延的沙丘上，一边琢磨现在的处境。我思考的不是弟弟妹妹们的事，当然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我的心情骚乱不安，觉得昨天为止的生活，将来的生计，以及直到冬天才会回来的父亲，全都无所谓了。我那清爽的身体微微鼓动，未来的时间轻盈地翻弄着它的端倪，然而我却不知未来究竟是何模样。对十五岁的我来说，未来如无垠的大海一般看不到尽头，离快乐或高兴等情绪相隔万里，我觉得未来与精神恍惚时的

轻松之感极为相似。

我站在斜坡中央，回头看去。平缓的曲线横亘大地，淡绿和褐色在蜿蜒的起伏上浓淡相交，接受风的洗礼，我不禁又想起了《呼啸山庄》。我变身为凯瑟琳·欧肖，按捺住绵绵的思绪和强韧的热情，站在荒原上。我觉得爱人就躲藏在附近，即将穿过野草丛生的斜坡向我走来。我甚至微有一丝心悸。那人究竟是一副什么打扮呀？个子高吗？皮肤是精悍的浅黑色，还是少年一般的白色？我沉浸在唐突的空想中，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在这里坠入爱河。与此同时，我又感到那尚未成形的未来终将被种种冲击而来的预感侵扰。就这样，我徘徊于两种思绪之间，凝望四周。

在我看来，那不夺目的淡绿色荒原只是清冽鸣叫着。诚如那部小说所写，风和草的咆哮一定跟恋人和亡灵契合。就在出现此种感觉的瞬间，我似乎又坠进了梦中。我们急忙赶路。前方不断传来大地的低鸣，潮水的味道愈来愈浓。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当我们站在最后一个山丘的顶点时，见前方只残留一个平缓的斜坡，再往前就是喷薄着纯白水雾的大海了。“奶糖！”弟弟们大叫着，争先恐后撒欢而去。

而我只是睁开眼睛，侧耳倾听。前方的大海泛着混沌的光泽，倾覆海岸的波涛滚滚而来，海岸顿时被纷飞的泡沫淹没，接着便藏身于细密的水雾之中。刺目的白色恍如无数光点。海岸本身没有颜色，就像一条坐落在大海与沙丘之间的由水汽和雾霭构成的长廊，长长的，绵延无尽。海岸的尽头时而明朗，时而阴郁，根本分不清天空和陆地之界。

海边笼罩着浓密的雾气，与长空相连，呈现出淡淡的桃红色和黄色，微弱的阳光自远处穿透而来，照射着大气、大海与海岸。在遥远的上空呼啸的风声，从海面上传来的波涛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变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冲击海岸的爽朗而高昂的波浪声，听上去仿佛天与地在遥相呼应。“铃……铃……”也许是我的耳朵出现了幻觉，我觉得这声音中又掺进了明快清脆的铃声。开始时并不响亮，但逐渐逼近。

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水雾迷蒙的海边出现了几个人的身影，他们列队前行，相互间隔着一定距离，朝海岸走来。我以为自己看见了海市蜃楼，于是睁大了眼睛。除了铃铛的响声，我还听到了“噢……噢……”的齐唱。我数了数在雾气中游荡的人影，共有八人。他们头戴斗笠，身穿黑色僧衣，腿裹白色缠脚布，右手摇晃着小铃铛，嘴里发出悠扬而尖厉的欢声，仿佛高歌一般。四溅的波浪折射的光束洒落在一行人的身上，从大海和天空穿透而来的光芒也照着他们，光线并不明快，好像从毛玻璃里射出来似的。

我把在海边上奔跑的弟弟妹妹们叫过来，然后朝着僧侣们站成一排，一起双手合十。就在我们合掌之际，铃声越来越近，仿佛就在耳边响起。很快，铃声来到我们身旁，停住了，紧接着，一阵低沉的啜嚅降落在我们低垂的头顶。顿时，我的耳朵里飘进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词汇：“终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量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智，佛道无上誓愿成。”若非要形容我当时的心情，确实既兴奋又快乐。不，更为准确地说，我觉得四周同时变得鸦雀无声，冰冷、寂静而萧索。